

一部《聊斋志异》居然收留了所有失意、落魄、游荡、饥寒的幽灵。崂山有着“神仙之宅，灵异之府”称谓，盛时有“九宫八观七十二庵”之说。可惜这些都不敌蒲松龄的一篇小说——《劳山道士》，对世人的吸引来得直接。

这个世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富人和穷人有一样的焦虑和烦恼，书生蒲松龄用书写暗示：烦恼永远是新生的土壤。

文学终究是给了蒲松龄一根绳索，不是凡俗的捆绑，而是命途中最坚韧的牵引。这根绳索的一端，系在崂山云雾缭绕的峰顶，让他能在天高远望时稳住身形；另一端，却沉沉坠着狐鬼悲欢。

世上没有几个人可以在时光的波涛汹涌中靠文字获救。时光把什么都改变了，时光本身却永远是一副没有表情的模样，似乎只有这样才足够承载悲喜。

时光在亘古不变地前行，只有时光流转才具有总结一切、梳理一切、收割一切的力量。

在飘着飞雪的日子里，太清宫阳光普照，来来往往的人各自奔向不同的方向和目标。历史并不常常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让一切发生改变，只是在每个人心里，人们习惯寻找一个开始。

太清宫内蒲松龄雕像呈坐姿，面庞安静，不远处，拾级而上，就是关岳祠。祠内有座木制飞檐小亭，灰石底座，名为蒲松龄写书亭。坍塌后重建的亭子，是蒲松龄构想文学作品的次要地址。

亭子西边就是穿墙壁，已经几次听说了，只要心无旁念，孤独得不染纤尘的人才能穿过此墙。尘世人在墙壁面前屡屡碰壁，红尘滚滚，天地很近，幻觉很近，结果很远。

《劳山道士》写的是一个叫王七的青年，慕名来到崂山学艺，但他不想吃苦就想得到法术，崂山决定了他“学成”，之后离开，“自诩遇仙，坚壁所不能阻”，结果在离开后表演“穿墙术”出丑，碰得头破血流。

崂山于所有人都是一个观赏者，一个过客。过客与落地生根的人，在观察同一件事物时，眼光绝对是不同的。就像我见到过的一个修道人，坐在高远的崂山顶上，山穷水尽处体味着时光的演变。他的眼里，定然看到了与我们不同的人间。空间对他来说也仅仅是一个舞台，他甚至痴迷于把舞台缩小在一方石上，时光闪烁腾挪，他静静地打量着时光在人的面孔和内心里的发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化学变化。

他是孤独的，其实我看到的是我的孤独。孤独是四维墙中的我，过客无法穿墙。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位姓韩的老道长曾经给世人口述关于蒲松龄创作《劳山道士》的故事：“当年蒲松龄上山写作的时候，在路上就遇到了一位上山学艺的年轻男子，男子自称在家不爱读书，经常受父亲责备，听说崂山道士都很有本事，所以想上山跟着学点本领。当然这个男子不姓王，但道人们推断蒲松龄创作《劳山道士》时很有可能就是以此人为

原型加以艺术创作。”

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王士禛。

王士禛是清初杰出诗人、学者、文学家，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著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

蒲松龄与王士禛有着深厚的友谊，蒲松龄写出《劳山道士》正是受到这位好友的启发。喜爱创作的两人因志趣相投，经常交换各自的作品请对方提提意见，因为蒲松龄年龄小于王士禛，所以一直以前辈的礼遇待他。

王士禛出生于官宦世家，官至刑部尚书，喜爱到处游历，除了写诗也爱写写短篇小说。他比蒲松龄先到过崂山，回来后不仅大力推荐蒲松龄前往，还创作了一篇不足三百字的小文，名字就叫《劳山道士》。

在王士禛的小文中，蒲松龄了解到崂山道教的玄妙，于是有了崂山一游的念头。

道士穿墙是一道虚无的墙，是隐藏的时间留在心上的一道屏障。此道士非彼道士，是蒲松龄《劳山道士》的药引子。

一本书上有这样一则寓言，一只蜈蚣因为被一只好奇的蚂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而陷入困境，蚂蚱见蜈蚣长着数不清的腿就煞有介事地问：“当你左边一条腿移动时，右边第一条腿在干什么？左边第二条腿在干什么？左边第三条腿……”蜈蚣被这个庞大复杂的问题难住了，它停下脚步仔细想了想，突然就僵在原地走不动了。

人类世界的欲望之“腿”不仅远远多过蜈蚣，而且步伐更加纷乱。

这是一道神性而隐秘的墙，有着一切阻挡和切断的力量。

假如天地会像书本那么大？假如拥有自信就拥有成功？遗憾的是人总想超越常识。

对于崂山，蒲松龄是过客，他所写道士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影子？他想大喝一声来证明自己，却发现海市蜃楼已经隐遁。只有山与天地最接近，“夫大备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备矣！”

在崂山，人和更多的物在这里可以赢得更长时间，他们可以从容吸取纯净的空气和阳光，生命可以回归自然，回归本真，可以丢掉身上背负的枷锁，可以在空气稀薄的高处奔跑，在极度严寒中独立荒原。

俚诗二首

冯寿侃

一

平生惬意诗诗文，
心素悠然对世尘。
每爱东坡风竹韵，
亦思白石月梅身。
一壶天地堪观妙，
半纸人情可觅珍。
应愧三冬书学少，
难为律细但求真。



二

夕阳明媚晚晴天，
漫漫人生不尽缘。
吟句读多诗李杜，
舌尖品妙味湘川。
案添砚观欣玩墨，
瓶插梅花雅过年。
白发随身心未老，
咏怀一并付云笺。

秋阳漫路，对话百年

华东师范大学 林雨芊

的每一道刻痕，都是对黑暗的控诉、对光明的向往。这种将艺术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审美选择，恰是左联精神的核心。

流动的诗歌成为串联起历史与当下的密钥。诗会环节，参与者的朗诵虽简短，却让“当下的应答”有了青春的温度与思考。当《我与某些人的差异都只是审美的差异》中的“在我成为我之前，我拥有无数种人格”响起时，我忽然读懂了左联先辈的选择：他们也曾有无数种人生可能，却最终选择以笔为剑、以刀为盾，只因他们的人格里装着对正义的坚守，对人民的悲悯。这种审美差异，不是简单的喜好不同，而是价值观的抉择。就像鲁迅摒弃“怪画”选择木刻，木刻青年放弃安稳投身救亡，他们的“人格”早已与时代的命运紧紧相连。他们以审美为炬，在白色恐怖的迷

雾里劈开光路，让个人的生命轨迹与家国的生死存亡同频共振。所谓“人格”从来不是孤立的自我标榜，而是将小我融入大我的坚定抉择，是用艺术的锋芒为时代刻下的精神坐标。正如诗歌中所言，“今天，我不想谈论观念，不想谈论世间的是非”，曾经的韩国强先生面对着木槿花，而此刻的我们望着窗外的秋景，我忽然明白：左联精神从不是冰冷的观念，而是具象的行动，是我们此刻捧着诗集、触摸历史的那份虔诚。面对“木槿花”般的日常，我们传承的正是先辈那份“于细微处见坚守”的审美：不空谈是非，只以行动践行初心。

从鲁迅的木刻班到今天的写作计划，左联先辈的审美，是危难时的挺身而出；我们这代人的审美，是和平年代的坚守与传承。所谓差异，本质是选择。我们选择以何种姿态面对时代，就

意大利南部第一大城那不勒斯，是一个香气氤氲的城市。街头巷尾，处处都弥漫着烤制披萨的迷人气息。

披萨在意大利不仅仅是一道美食，在2017年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生活方式的一种文化象征。

来到了被广泛认为是披萨发源地的那不勒斯，我连做梦都想吃一个玛格丽塔披萨。在这个名字优雅的披萨背后，蕴藏着一则饶有兴味的故事。

远在1889年，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与王后玛格丽塔访问那不勒斯。当地披萨师傅拉斐尔·埃斯波西托灵机一动，以红色的番茄酱、白色的马苏里拉奶酪和绿色的罗勒叶，烤制出一款象征意大利国旗的“三色披萨”。王后对这份巧思赞不绝口，这款披萨也因此以她的名字命名，流传至今。

那不勒斯最负盛名的披萨店是La Notizia，创办人兼主厨Enzo Coccia是披萨界公认的大师级人物，坊间流传着他许多有趣的故事。他一方面坚守传统技艺，另一方面，又勇于突破与创新，使披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面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以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质食材，将原本的街头小食引入高端美食殿堂。他撰写的多部披萨专著，在全球拥有无数拥趸，影响深远，堪称饮食界的神话人物。

La Notizia披萨店座无虚席，一坐下，我便迫不及待地点了朝思暮想的玛格丽塔披萨。当披萨端上桌时，我吓了一跳，哎哟，真是个巨无霸啊！直径约三十五厘米，圆圆的边缘厚厚地鼓起，蓬松酥脆，中央微微下陷，红、白、绿三色鲜明，不像披萨，倒像个美丽的调色盘！正赞叹不已时，耳边忽然响起一个浑厚温和的声音：“请慢慢享用。”

我下意识地抬头一看，眼前的人，戴着一顶鸭舌帽，双眼皮、大眸子、弯弯如月牙的眉毛，还有，那一口出奇地洁白而又整齐如编贝的牙齿，哎哟，这不就是屡屡出现于新闻媒体的那一张脸吗？我的心霎时变成了池塘里的青蛙，扑通扑通地乱跳。站了起来，我结结巴巴地问：“请问您是……？”他亲切地微笑着说：“我是Enzo Coccia。”

果不其然！我像是中了头彩。现年六十四岁的Enzo Coccia，出生于餐饮世家，自小在饮食上得到的熏陶使他在稳打稳扎的基础上，源源不断地萌生出落窈臼的创意。1994年，他创立披萨店La Notizia，获得米其林指南收录。2010年，又开设新店La Notizia 94。在他眼中，披萨不单单是一道食物，而是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地域历史与传统精神。

此刻，这位获奖无数的大师级主厨对我说道：“制作优质披萨，采用新鲜的食材固然重要；然而，如想要脱颖而出，还得靠精湛的手艺，塑造出披萨独有的个性。缺乏个性的披萨，是乏味的披萨。”

我翻阅菜单，发现许多披萨的配料前所未见，比如西葫芦香蒜酱披萨、柠檬风干牛肉披萨等等，的确彰显了鲜亮突出的个性。遗憾的是，我只带了一个胃囊，无法一一品尝。不过呢，我真想请Enzo Coccia在一个披萨上签名，让我捎回家去珍藏！

其实，我真正想要珍藏的，是他那份始终不辍、不断突破的创新精神。

十日谈

夜光杯·左联·青年写作计划
听，青春在发声
责编：吴南瑶



檀萝太子围瑶台
金枝公主上将台
瑶台（设色纸本） 朱刚

2025年11月1日9时41分，走过103岁人生旅途，把一生奉献给孩子和儿童诗事业的圣野老师与我们永别了。我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淌。圣野老师，记得今年9月19日上午，我到普陀区中心医院看望您，我握住您那只写了一辈子诗歌的手，对您说：“您要好好吃饭，把身体养好，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祝您早日康复！”这时，您微微地睁开眼晴看着我我说：“你的问好，我感觉到亲切、愉快，我们永远是好朋友。”听着您思路清晰的话语，我心想：您的身体状况比想象中的好，一定能渡过难关，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您是个永远长不大的诗娃娃。

1965年9月，我走进天山一小读书，幸运地遇到您的爱人，我的班主任方彩香老师。星期天，方老师安排我们到您家里复习功课，我曾看到您穿着解放军军装的照片，您那英俊的容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田。三十年后，我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书店里买了一本《圣野诗选》，看到书中您和方老师的合照，经多方打听找到您的家，于是我们有了第一次见面。从那时起，我与您成了忘年交。1999年8月，您通知我到宁海参加全国小诗人夏令营，我看到您带领小朋友来到海边，走进大山，游览乡村，探访古镇，一路播撒童诗的种子。在近30年时间里，您带着我参加多届全国小诗人夏令营活动，十多次来到您的家乡东阳李宅村和大田头村，2021年9月29日，在您一百岁那年，您和我重走一回童年路。每次，我都要去参观您读私塾的李宅小学，登上您小时候跑上跑下的“百步楼梯”，漫步在您母亲捣衣的月塘边，我还去过您的出生地神坛街，到过您向槐树姑娘要香棒棒玩的槐花楼原址。在这个古老的乡村里，我感受到了您热爱家乡的情怀和童心的快乐，收获了许多写诗的灵感。

2018年1月30日，您读了李叔同《送别》，一时动了情，在电话里伤感地对我说：“我年轻时读这首诗，觉得诗的意境很美。今天我再读这首诗，感觉有一股说不出的淡淡惆怅，或者说这首诗透出人生悲欢交集的感叹。一个人能活多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今年虽然97岁了，但我感到自己的身体还蛮好，为了人间，为了诗，我要再活15年。”

1922年2月16日，一个浙江东阳出生的农家孩子，年轻时走出家乡，走出了快乐，走出了精彩。圣野老师，您曾主编《小朋友》，巧的是，您与《小朋友》杂志同龄，您是为小朋友而生的，您爱小朋友，小朋友爱您。在8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您坚守幼儿教育创作，写了上万首诗，您的诗充满着童心、童趣、童味，滋润了几代人成长，在儿童文学领域矗立起了一座众人仰慕的丰碑。

敬爱的圣野老师，我们永远的好朋友。您走了，我们会永远想念您、感恩您。

